



增補
書

老子經

□ 13
2549
1



可若似母子或

抄古今解老子數百家互有優劣韓喻之解老非老之二篇是註之始其後漢河上公註解分為八十一章每章加題名日本傳讀曰長自南禪惟有嚴始



艾軒 林老朝字

林老之字

樂軒 陳藻字

亦撰詩序

竹溪

林希遠甫翁見于

林經世 莊子後序三蓋亦後之字得於樂軒 多得之相山 多得之
走文歷三世之傳而無旁生者

唐存莊子林周序註之虞鼎屬按抄之希逸註莊子列磨諸三皇鼎改各各又兼儒教道之誤

老子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旻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殷湯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右雜見太平廣記○朱得之通義云唐書老子裔出阜陶其後為李唐唐高祖初受階禪過臺祀太上廟是也老子所著書相傳名道德經又謂其騎青牛出關不知所終及考莊子書載老子死其友秦失吊之然則稱經者後學尊之之辭曰不知所終者方外士欲神其事而誣之也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先輩之擬名義必在此其詳見史記列傳○陶弘景真誥卷九云太極真人云讀道德經五千文萬遍則雲駕來迎萬遍畢未去者十日二讀之耳須雲駕至而去○文獻通考二百一十卷云是補之曰老子道德經二卷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四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云云○宋學士全集二十七卷云老子二卷道德經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哉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欤聃書所言大抵斂守退藏不為物先而壹返於自然由其所以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云云○焦氏筆乘第二云老子本字書漢景時始改為經吳闞澤對孫權曰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脩身自玩放陽山谷縱恣其心學飯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誦焉○事物紀原第二云唐書高宗紀曰乾封元年二月己未追號老子太上玄元皇帝唐會要曰天寶二載正月十五日加號大聖祖八載六月十五日加號大道玄元皇

帝十三載二十七日如號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十六日制謚奉天眞元皇帝聖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眞宗實錄云六年七月庚午制也紀年通載云大中祥符七年正月戊申奉天太上老君尊號冊寶也○又武后紀云光宅二年九月甲寅追尊老子母曰先天太后唐會要則云文明元年九月冊玄元皇帝妻爲先天太后二說未知孰是○萬姓統譜云林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第四人初爲平海軍節度推官以清白稱淳祐中遷祕書省正字固對乞信任給諫又乞早決大計以慰人望上皆開納景定間司農少卿言亦之藻及林公遇俱經明行修終於布衣乞褒贈以厲後學從之官終中書舍人號獻齋所著有易講春秋傳老莊列子義考工記解竹溪橋等書行于世○莊子後序云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嘗爲文字官矣今以寶謨直主玉局觀獻齋其書室也其諸文頗似莊子此書以口義爲首者謂其不爲文雜俚俗而虛述之也○林廣齋口義希逸翰林學士景定間造○按景定紹定淳祐皆是南宋理宗年號也○發題與序同趙魏孟子序曰題辭○老子史記列傳第一有老子傳神仙傳云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陳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双柱耳有三門足踵二十五手把斗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而生又女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道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玄妙王女夢流星入而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華也考教衆理達成聖學乃華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抱朴子老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姓李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事文類聚云母到李樹下坐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可以此爲我姓○佛祖通載第三云老聃父姓韓母曰精數孕八十一而生於李樹下因

以爲姓○左傳注云姓者生也以此爲祖父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聯屬其旁支別屬則名自爲氏○史記注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又子姓姓生也子之所生孫也故子孫謂之子姓○漫韻會水廣負○曰聃史記云聃曰聃又許慎曰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故云亦乎○正義曰聃耳漫無輪郭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楚國史記云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云苦縣屬陳國○索隱云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

老子屬齊曰義發題後漢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粲見於禮記於夫子爲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

老子屬齊曰義發題後漢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粲見於禮

記於夫子爲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

老子屬齊曰義發題後漢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粲見於禮

記於夫子爲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

老子屬齊曰義發題後漢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粲見於禮

及廟廟中有九井池在
在今亳州真源縣也
晉大夫康地記云苦縣城
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
地也○藏室○索隱云
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
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
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
下因以為官名○周景
或說云孔子年三十一
歲也○周景王二十二年
魯昭公二十二年適周
訪樂於襄弘問禮於老
聃又關理志云敬王二
年昭公二十四年夫字
子○祀記○曾子問孔
子曰吾聞諸老聃云云
鄭注老聃古壽考之號也與孔子同時石梁先生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矣○謂
曰論語述而注云包氏云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正義云老彭者殷賢大夫
者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氏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
以文壽見聞世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又曰即

老子也崔曰堯臣也世其
人壽七百王弼曰老聃是彭祖也○延
平先生羅從彦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以為譽之則後世之士
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
又不毀其可不畧言故上謂竊比於我老彭○龜山集或問龜山曰說者謂老彭乃
老子與彭義非謂彭之
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
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
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
○嚴事○史記弟子傳
云孔子所嚴事於周則
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
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
鄭子產於魯孟公綽云
○圖與○家語卷二曰
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
足多也○離合○史記
老子傳云自孔子死之
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
周大史儋見秦獻公曰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
百歲而復合七十歲而

言離合之數或曰儋即老子非也儋與聃同音
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西遊將出散關關令
尹喜知為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
言而去其上下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數辭上
下然河上公分為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
數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
四嚴遵又分為七十二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
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十二下篇三十二初非本

肯乃至逐章為之名皆非也唐元宗改定章句
以上篇言道上篇言德充非也今傳本多有異
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真愈難
矣大抵老子之書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
世習尚就以論之而讀者未得其所以言故晦
翁以為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之言蓋
此書為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過為崇尚其言易
至於誕既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又指以異端

伯主者出焉或曰儋即
老子也或曰非也世莫
知其然者又漢書郊祀
志云周大史儋見秦獻
公曰周始與秦國合而
別別五百歲當復合合
七十年而伯王出焉注
孟康曰大史儋謂老子
也師古曰此亦周之大
史名非必老聃老聃非
秦獻公時又史記封禪
書云周大史儋見秦獻
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
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
七年而伯王出焉昌堅
按史漢皆謂合七十年
而伯王出焉云然又封
禪書曰合十七年而伯
王出焉云七十與十七之年數天地懸隔未知何是矣○周室史記老子見周之
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上下篇言道德
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終○抱朴子曰老子西游遇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
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

二里函谷關在岐州陳倉縣西南十二里○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
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
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其勝實莫知其所
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又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
子果乘青牛而過也眉
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
子西游以為有慈有檢
有不為天下先特是道
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
猶有所未就邪是大不
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
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
以為老氏○繫辭易
木義繫辭以其通論一
經之大體凡例故無經
之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河上列仙傳云河
上翁漢文帝時結草庵
於河上帝讀老子有不
解遣使問之公曰道尊
德貴非可遙問帝幸其
菴問曰普天之下莫非

幸其可非而非之亦不復為之參究前後注解
雖多往往皆病於此獨穎濱起而明之可謂得
其近似而文義語脉未能盡通其間窒礙亦不
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却不然莊子宗老子
者也其言實異於老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
為主具見天下篇所以多合於佛書若老子所
謂無為而自化不爭而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
所異者特矯世憤俗之辭時有大過耳伊川曰

老氏谷神一章最佳胡文定曰老子五千言如
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文公亦
曰漢文帝曹參只得老子皮膚王導謝安何曾
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晉宋人
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則前輩諸儒亦
未嘗不與之但以其借論之語皆為指實言之
所以未免有所取議也此從來一宗未了款案
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真所謂千載而下知其

王臣不能自屈無乃高乎公即坐躍冉冉在空去地數丈曰余上不至

解者目暮遇之也

老子

天中不至入下不至地何臣民之有帝乃下重稽首公授素書一卷遂失所在○**奇** 按奇者一三五七九偶者二四六八十也 字彙曰凡數及曰偶 雙曰奇○**嚴** 嚴遵字君平蜀成都人作老子指版十四卷前漢成帝時人也下益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入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哉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陰道** 易蒙引云七九皆陽數六八皆陰數陽王進九者進之極也故九者為老陽陰王退八者退之極也故八者為老陰昌堅按以極陰數合極陽數則得八九七十二章矣○**元宗** 宋朝避玄改元見文公家禮任玄宗註老子號開元御注翼云玄宗既註老子始改定章句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瀟口老子廟中云邵若愚云緣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分上下○**通義**云分章莫究其始至唐玄宗改定章句是旧有分章而不定者是以有五十五韓非六十四孔穎達六十八吳草庐七十二莊君平八十一刘向又有不分章如王輔氏司馬君實者今以意逆志凡其意本托始詞復更端者固當自為一章至於語斷而意未盡與下文脉絡相貫者亦古文體也今一章之內時有此式如天地不仁章之類用是聊為區別○**習尚** 性理大全五十七云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云○**論** 說文云諭告也从言俞声及其未悟告之使曉○**勞攘** 性理大全曰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朱子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垂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搬說不拘繩墨○**西山** 真西山也真德秀字景元四歲受書過目成誦

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真德秀謂老子將欲為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法之所本也○**陰謀** 史記齊世家周西伯昌之脫姜里飯與呂尚陰謀修德以頌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云云○**道家** 漢藝文志老子在道家者流○**東坡**曰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云云○**崇尚** 性理大全五十七曰舉世崇尚之○**誕** 韻會云妄為大言也廣韻欺也增韻詞放也○**異端** 論語註范氏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通義**云老子尚道德而黜仁義黜仁義黜其跡也世儒黜老子未究其蘊也竊嘗為之說曰道者無方之仁仁者有象之道仁而不道者有矣未有道而不仁者也故通義之指歸大約在此而世儒之說不能悉與之弁亦望虛心者因是而有悟也○**可非** 莊子秋水篇云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往往** 人文選甘泉賦往往在離宮殿以相燭往往在言非二也○**頌** 蘇文集曰蘇轍字子由小字同叔洵次子為人沈靜簡潔為文汪洋澹澹而有秀傑之氣與兄軾同登進士又同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致仕居許州號穎濱遺老卒謚又定所制有古文五千餘卷及詩傳春秋傳古文樂城集行於世云宋元符三年庚辰作老子註四卷○**近似** 楚辭後語卷二曰今欲同輩得無近似之乎○**語脉** 碧巖第三曰天下人訛他語脉不得○**窒礙** 朱子語錄卷十七曰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云云說文曰窒塞也又曰礙止也廣韻距也增韻妨也阻也限也○**與佛書** 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予友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僧道全全輒咲曰皆佛說也云云時有所判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天下** 莊子天下篇曰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若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版云寂寞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為一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下句即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

之何...無為...論語曰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不爭
○論語云子曰君子無所爭...曲禮云在醜夷不爭...尚書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伊川曰...朱子語

類曰莊子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子谷神不死...
○胡文定...孔子通

記曰胡安國字康侯宋人後謚文定...謝良佐語朱震曰胡康侯正...
如太冬巖雪百草

姜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
○三寶...天下皆謂章三寶...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

天下先云昌堅按老子非有三寶之名...大公望...
六韜所說之三寶...大農大工大商也

且又孟子有土地人民政事之三寶...
○唐白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

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
小茲聰察不役知能而已蓋善用之

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
昔必能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大和

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關而東海之政成...
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大和

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
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
○皮廬...性理大全

朱子曰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
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云...
按皮膚謂淺處

○堅又按正宗贊達磨傳道副得皮惣持得肉道肉得髓云...
又晉書曰衛瓘得伯

英筋索靖得伯英肉蓋此文法乎...
○妙處...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

用之皆有効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友做不成...
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

○貶議...小學嘉言曰卿黨以為貶議...
注貶儀謂貶抑而議論之...
○韻會曰貶損也

論也抑也...
○韻會曰議謀也評也論也...
○從來...碧巖卷三曰德雲比丘從來不曾

下山云...
○未了...佛書往往有未了底字...
○杜詩曰齊魯青未了...
○處家...碧巖卷

一曰大凡頌古只是繞路說禪...
拈古大綱據致結案而已...
○真所謂...莊子齊物論

曰萬物世之後而一遇太至知其解者...
是且暮遇之也...
注云...傳萬世之後誠有大聖

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
○暮遇之也...此亦後世有揚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

也...
○韓文十七與馮宿論書云...
直揚子雲著大玄人皆笑之...
子雲之言曰此小我知

無害也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矣...
子雲死近千歲竟未有揚子可歎也...
○六選表宏

三國名臣卓贊曰千歲一遇賢知嘉會

老子庸齊口義發題終

王弼解妙謂始也微謂終也○筆乘曰微讀如邊微之微言物之盡處也晏子曰微也者德之歸也列子曰死者德之微皆指盡處而言○玄之蘇子曰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呂吉甫註玄之爲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各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一也同乎一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于此而也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僧德清曰此章總言道之體用及入道之工夫也老子之學盡在於此

○注第二義 詩人玉屑卷二曰論語如論禪漢魏晉等作與盛唐之詩則第二義也大賢以還之詩則已落第二義矣○仁義 胡氏曰朱子四書釋仁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又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云聖按仁義禮智之說本于蘇子由註矣○春夏 介雅第五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又曰春爲發生夏爲長成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卿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太極 上繫辭云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正義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即是大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極是也○寂然 又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義云易無思也無爲也者注通自然不關心慮是無心也任運自動不須營造是無爲也寂然不動感

以爲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爲義禮者不可以爲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爲夏秋者不可以爲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

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爲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皆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處人世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身無而始若以爲無則又有所謂莽莽蕩蕩招殃禍之事故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則見其

老子經卷上

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故有
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
乎其勝高下者以言乎其
前後者以言乎其始終也
○列子黃帝篇揚朱過宋
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
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
惡者貴而美者賤揚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
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
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故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
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
哉又莊子山水篇有北語
○呂註天下之物生于有
有生干無是之謂有無之
相生難事作下易而難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脰之長而後知有鳧脰之短有鳧脰之短而後知有鶴脰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為是而百谷為非謂高之相傾黃鐘為君有以傾乎下以下為是而川瀆為臣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鐘為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為君則黃鐘和之是之謂聲音之相和自秋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

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必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息齋註聖人為無為之聖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而不居有為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于未而居于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能去○至無咎云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于為為者順萬物性命之理而巳則萬物之化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為也吾亦與之為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為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然後成此其序也

善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失
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
善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失
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

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為而為以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為事何嘗以多事為畏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有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為能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

○林子曰或問事矣而曰
教矣而曰不言之教其將
何以行也老子道之不可
行於世者以此林子曰恭
已南面非所以處無為之
事乎無隱乎尔非所以行
不言之教乎然則舜孔之
道亦不可行於時乎否也
○語空寂 謂空空寂寂
佛書律儀有之 相尋
語金尋仍繼也左傳于戈
相尋 辨其勞 抱朴子
臣節篇曰出不辭勞入不
數功 易曰坤 上繫辭
云乾知夫始坤作成物
始在於氣故曰知夫始也
坤作成物者坤是地陰之形坤能
也 不與焉 注言其不以位為樂
善則已不矜勉而德虧矣自
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隨矣
禮記月令疏雜比曰音聲出曰
相尋

不尚賢 三輔圖曰心懷智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骨無知以幹故強之志生事以亂故
窮之○蘇註尚賢則民恥于不若而至干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下無有而干盜見可欲則
民患于不得而至干亂雖然天下知二者之為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不營不用
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辨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呂註心藏
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
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
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
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
心而腹實則常使民無知
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
民無欲也智者知賢非上
之所尚而貴非上之所貴
則為之非所利故不敢為
也夫唯如此則為無為而
無不治也○林子曰舜之
禪堯也而堯制作備矣舜
惟因之為之於無所為以
輔萬物之自然亦故曰恭
己正南面而已矣若武王
之伐商而反商政也列爵
分土建官位事五教三事
亦惟因先生之舊政故能

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
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祖老子說得大
刻苦所以近於異端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
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
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
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不尚賢章第三
論泰伯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也而不與焉注言其不以位為樂
說命中有其善善厥善其能去邪也注自有其
善則已不矜勉而德虧矣自
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隨矣
禮記月令疏雜比曰音聲出曰
音聲相和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
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
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
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
不治
尚於也我以賢為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禹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為
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為盜此
老子經卷上

恐其與物異也○呂氏
出而入物為銳性其銳而
勿利物至而交心為紛解
其紛而勿擾銳性而解紛
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
者塵之外在光不敏故和
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
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
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
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
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
或不盈者非可以為定虛
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為定
也○林子曰何以謂之
和其光而明乃光之體也
其曰復其明者和其光
也若然則公山弗擾之在
春秋歟其為塵也大矣召
子欲往非所謂同其塵乎故曰吾豈愛瓜也哉昔能繫而不食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食東周
乎故夏桀非不塵也而伊尹則五就桀唐之女主非不塵也而狄解公則仕女主至下惠之
不恭雖曰君子不由也而曰爾為爾我為我爾馬能免我哉是亦同塵之善也夫人幼而學
壯而欲行之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也若巢父許由且洗耳矣生且耶欲其下流

其說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冲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
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
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美也似者以疑
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則華子所謂大宗師也
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
萬物之宗挫其銳言其磨礪而無圭角也解其

矣萬古清風是亦特愛其身已久而斯人之徒謂之何哉○邵弁注銳者所以爭性其銳則解
紛矣光者所以辯和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已言下二其字以人言○老子曰或曰似
曰若曰象皆不可道不可名之意蓋道本不可名言而又不容於不言以示入此故不得已為
之形容如此○嚴君平曰冲以虛為宅和以無為家能虛能無至冲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
○註冲虛 賈公彥儀禮
序竊聞道本冲虛非言無
以表其疏 太宗師 莊
子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
法入天法道法自然也
磨礪 韓文光一石鼎聯
句云磨礪去圭角浸潤著
光精○前漢牧乘傳磨礪
砥礪也礪亦磨也○小學
書言曰以無圭角為相歡
愛注無圭角謂去方而為
圓 紛擾 朱子語錄十
二曰成紛擾率未已也
秩然 約會秩次也
有條 書盤庚上若繩在
繩若條而不紊 不垢
心經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 微注 張祐

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
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和其塵此佛
經所謂不垢不淨也湛者微茫而不可見也若
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
惚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
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
故曰象帝之先曰象且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
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金山寺詩微茫水國

天地 靈氣籠籠不歸所用
致風之帶也靈氣有外之梳
所以受靈也靈者內之管
所以受靈也靈者內之管
小申之意教音朝歷也○
德清云此言天地之道以
無心而成物聖人之道以
無意而體道也○蘇注天
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
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
處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
蠶絲以為狗設之千奈祀
畫歸以奉之夫豈愛之時
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
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
聖人之于民亦然特無以
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
吾無與焉雖未算仁之而仁
亦大矣非之有靈與靈也方
其一動
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
以為機功極矣然靈籠則
倘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
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
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亦若
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
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
言教究不如守中之不說也○
王純甫注解狗喻聖人過化之
妙靈籠喻聖

人存神之妙又曰中心者中也
虛地無也不可言且名者也○
莊子天運曰夫狗之未陳也
盛行市中以文練尸祝齋戒以
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
脊蘇者取而棄之而已在躬
狗結草為狗以解厭也祭時
所用已則棄之○林子曰天地
以道父萬物而其所以生之者
道生之德畜之而天地則亦
何嘗煦煦焉以仁萬物邪
聖人以道父百姓而其所以
以生之者道生之也以德
畜之百姓而其所以畜之者
德畜之也道生之德畜之
而聖人亦何嘗煦煦焉以
仁百姓邪○講義天以陽
為用故冬至後一陽之氣
自地而昇積一百八十日
而至大陽極而陰生地以
陰為用故夏至後一陰之
氣自天而降積一百八十
日而至地陰極而陽生一
昇一降往來無究靈籠靈
籠或風以吹火一開則氣
出一闔則氣入氣出則如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
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
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以為功與物相忘
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為恩與民相
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之相忘
之喻也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

猶不德也莊子齊物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德
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為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為
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意而相忘
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說者以為
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為驚世
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大旨不過曰天
地無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其如此
不語涉於奇怪而讀者不精遂有深弊故曰申

秋名院八家學子生履

地氣之止昇氣久則仰天
氣之下降蓋天地之中虛
也元氣得以昇降橐籥亦
中虛也風氣得以出入人
之一身身爲天門口爲地
戶天地之間人中是也西
昇經曰鼻口通風氣喘息
入命門○程氏遺書曰問
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
仁如何程氏曰謂天地不
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非也聖人豈有仁不仁所患
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
故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
也

○註天仁 齊物論夫太
道不稱大難不言太仁不仁
鹿豕止而不知以爲義相愛
而不知以爲仁注此皆形
化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
與天地同流○齊物論夫
如惡聲又曰視天下悅而歸
已猶如草芥

故之慘刻原於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
醉其責矣籥者橐籥之管也橐籥用而風生焉其
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
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橐籥之於風何嘗容心
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况用
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
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
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

至德 莊子天地至德之世不出賢小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
鹿豕止而不知以爲仁注此皆形化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
與天地同流○齊物論夫如惡聲又曰視天下悅而歸已猶如
草芥

會云慘毒也感也憂也愾也又曰刻痛也剝也又云慘烈刻薄也太史公曰申韓其極慘刻也
恩注用法慘急而鞫徹深刻○後漢書和帝記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性理大全云程子曰
老子詩道德而難權難詐本末殊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
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又曰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
然其原乃自老子來
○莊子莊子莊子云天
下每每大亂注每每常
常也 戰然 史記吳起
傳云戰然良久日厲之子
矣 子曰 見論語陽
貨篇 戰然 戰然 戰然
之舞之以盡神昂堅按鼓
舞出入之四字 戰然 戰然
妙處 戰然 戰然 戰然
上公之事乎河上公曰多
事害神多言害身不如守
德於中育氣種言也

言子曰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
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爲戒人之多言則與
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首末
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老子經卷上

彼妙莫測故曰谷神此能
生物猶前章所謂母也謂
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
薛君采曰老子書其遺詞
多變又以叶韵非取義于
一字之間也如是謂玄牝
則讀此如毛以叶上句曰
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詞與
下句相叶或隨語生解既
付玄牝又指一處為玄牝
之門則失之矣○杜道堅
註列子亦有此意然不言
出于老子而言黃帝書則
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
古語為多如經中凡稱是
以聖人稱古所謂稱建言
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
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
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蘇注谷至虛而猶有形容神則虛而無
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此生萬物而謂
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去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
也綿綿後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寔而不勞矣○一說云谷養也人
能養神則不死去天也於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氣氣從鼻入藏於心地食人以
味從口入藏於胃○陶弘景真誥卷之五云太素傳者道書也學此應奉太上老君上清真人
此皓然虛映景中之道非仙之道也老子所謂谷神不死○註至妙 性理大全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

此皓然虛映景中之道非仙之道也老子所謂谷神不死○註至妙 性理大全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
牝玄妙也此是有所受而
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
生生之意焉○易繫辭生
生之謂易木義陰生陽陽
生陰其變無究

天長 呂註長短形也久
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
不足于形故以長言之地
以形運者也嫌不足于時
故以久言之又曰身者吾
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
公而無私矣無私也乃能
成其私○林子曰夫天也
者積氣也地也者積形也
而所以至乎其氣者是

此章乃修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
却專為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
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
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此虛而不實者
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
故曰根綿綿不絕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
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是也喻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
也

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
此章雖可以為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主是
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何故上着眼見
後三章故
身者吾之私也
後其身外其身則
公而無私矣無私也
乃能成其私

老子經卷上 十六
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息之意天地之生萬

天之所以能長生也地
所以積形而自私其生而
其所以主乎其形者是乃
地之所以能長生也若世
之所謂身者身也聖人不
以其身為身而聖人之所
以為身者太身非身虛空
之本體也故聖人之所後
而外者非身乎聖人之所
先而存者非太身之身乎
余於是而知聖人無私也
而欲以復還其虛空之本
體者聖人之私也或者以
天地之教自子至亥有十
三萬五千歲不謂之不長
且久然亦有時而盡此蓋
以形氣而論天地焉者也
○品粹了凡云形有榮
枯而天地無存亡故曰天長地久○兼雲峰評云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無心而成治聖人之
心一天地故以天地喻聖人
○註圖私 杜甫詩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又云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 圓空 大明
錄入理章曰有真空有兩空空劫以前無相有覺虛明寂照為天地之宗此真空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
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
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
無尤矣
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
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為善能利萬物
而何嘗自以為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
下則為潤沃萬物弗得不

物自然然而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
人之修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
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
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為
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
子誘人為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
矣故謂之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
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又高似一層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
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
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
無尤矣

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
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為善能利萬物
而何嘗自以為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

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
生而無所私澤及岐嶼而
不求報富瞻天下而不既
德施百姓而不費○老子
億此詳言若水之事隨寓
而安不分夷險居善地也
隨境而定不分靜躁心善
淵也平等行慈無所簡凡
與善仁也矢口而談不妄
不誑言善不也正以理入
善以中者所過則化也事以
應務善能者泛應曲當也
動善時者仕止久速各當
其可進退存亡不失其正
也○吳注尤謂怨怒眾人
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
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
德清曰此言小爭之德無
他而不善也

○註至善 大學曰在止於至善 无怨 論語意謂云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持而 翼云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古文多例語耳懼其過而左
右以枝之曰持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持司馬作特碑本作名成功遂身退○元澤注
持而盈之有意于有所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爲有而有之以爲有則無失無溢多又曰至人藏
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冥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
持盈以爲慎揣銳以爲工
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
舉于此天之道大矣而莫
尚乎是○林子曰盈虛消
長者天行也天行也者天
道之自然也故曰不中則
不能其功成矣各逐矣日
之中矣能無中而必是之
慮乎月不滿則不能虧功
成矣各遂矣月之滿矣能
無滿而必盈之慮乎鬼神
不信則不能和功成矣各
遂矣鬼神之屈而信矣能
無信而必屈之慮乎余於
是而知功成名遂而身退
者乃所以順天道之自然
也○清虛子云陽極而陰
生窳極而害至○無垢子

濕不以人之所惡爲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
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
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
言出口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
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
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
此而不自以爲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
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也解

○尚書大禹謨之詞 老子語錄卷十六曰

者多以此爲水之上善也故其說多牽強非老
子之本旨
持而盈之章第九
運夷上題此章小退下不爭進者必久久說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爲喻器之
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

云石崇雖富後遭晉帝之誅金王豈能常守也又曰韓侯雖貴而有未央之禍富貴驕奢自遺留下殃咎也又曰功成名遂知足知退合天之常道也如子房歸山爲仙范蠡歸湖爲賢○德清曰此言知進而不知退者之害

○註驕盈 後漢書曰鴻傳月滿不虧下驕盈也○近思錄警戒篇云驕是氣盈也 子細看 杜詩醉取茱萸子細看

載管 載管乘也管如經管恒管之管白虎通曰管管不定見是也管雖雖滯載而乘之言無住者也訓管爲魂爲衛爲止皆于義未協言魂載魄者雖近但不曰魂載魄而曰載管魄後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况以此載被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肯矣條如水之濯除其糞之除天門以此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莊子不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本此而許六

反養也長上聲宰制也○筆乘云古者魂或合而言之在氏心之精英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太氏清虛則魄即爲魂在著則魂即爲魄如水凝則爲冰冰則爲水其實一可夫魄之管管日趨于有謂此二載者知七情無跡四大本空如人載於車舟載於水乘乘然無所歸也如此則化有爲無滌情歸性衆人離之而爲二我獨抱之爲一入道之要執切于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專於氣而不以心問之則柔夫專氣致柔所謂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妙之見也講義古人有言曰其養氣也如靈龜其養神也如嬰兒嬰兒含德之厚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終日視之而目不瞬終日聽之而耳不聞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或問曰孟子所養之氣至大至剛與老子所言

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鉅也治器而至於極鉅極鉅無有不折不若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爲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爲成耶何時爲遂耶此四字須子細看

載管魄章第十

載管魄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離乎明白四達能無不宰是謂玄德
管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管魄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管則爲衆人管以載魄

專氣致柔是固是別曰孟子
子所立本故曰至人至
剛老子所言返本故曰專
氣致柔欲其氣之至柔要
在真息也息字從自從心
○林子曰玄覽者覽玄也
未能玄而欲以見玄者玄
覺也人人自有常道入人
自有玄故不知常道者不
知玄也不知玄而欲以見
玄者疵也○司馬溫公曰
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
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
不勞而成○林子曰何以
謂之明白四達蓋其心一
如空中之樓閣不窳玲瓏
豈非日月之明無所不照
而聖人之智無所不知邪

則為聖人合而言之則管媿為一離而言之則
魂媿為二抱者合也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
無離乎將離而二之乎故曰抱一能無離乎此
六字意亦甚隱正要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
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
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
子設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
然蕩滌瑕垢而觀覽玄真則必有分別之心無

○按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我即其兩端而竭焉無知而無所不知也夫至矣無所不知
而能守其無知之本體焉是乃聖人之知之大也與○集解以有為為治生生愈傷以有為為治人
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形生必剝心去智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若天下委
百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為者形將自正無以天下為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也○無
垢子曰天門生死變化之所出入之門戶也○性理大全載管媿抱一能無離乎一便足媿抱
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媿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德清曰
此章教人以造道之方必至忘知絕迹然後方契玄妙之德也

○註安一載字 說文安

止也 謎語 字彙謎類

託切音寐隱語也

蕩滌 文選東都賦百姓

滌瑕益穢而鏡至流

不垢 心經不生不滅不

漸不淨不增不減

交媿 韓文卷五曰交媿

旁賜聖賢以生

管子曰真端者水又謂
曰對鏡之明以若青
曰對鏡之明以若青
曰對鏡之明以若青

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不垢不淨之
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為而
為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
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
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為喻緣此等
語遂流入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為邪說者誤世
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為知則
抱一矣生之玄奧一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

率制 柳文卷八曰宰制
聽斷漸於訟息

綱論橫說○莊子徐無鬼
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
縱說之則以金版六妙

三十 翼轂古本及輪所
輾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
以爲利轉也當平聲與始
然及埴市力及考功記曰
埴和埴也和水土燒以
爲陶也半門曰戶屬窓也
○吳注輻輪之輻也轂輪
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埴
和土也埴土之黏膩者爲
埴謂以水和黏膩之土爲
陶器也凡室之南東戶西
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
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
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
所以爲利然車非轂空虛之
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
器非中間空虛之處不可以
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
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爲
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
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
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
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
用

爲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
所謂爲用也故取三物爲輪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有
其車中之無有以爲用也
而其中之無有者以與木
相斲車之時一皆無有也
而輿而室亦復如是余於是
而知我未生之時一太無
也而我既生之後而其中
亦太無也○集解章內雖
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
實所以即有而發明無之
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
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
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
曉之○德清曰此言世人
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
用之用也○性理大全問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
車之用埴埴以爲室當其
無有室之用無是車以坐
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
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輻
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埴埴
是一例語其堂意之無是
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
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
之不管子力衆骨所合者
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
可受金柄而開闔下上車
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
樞始得其象出以應無窮
亦此意也

物何嘗視之以爲有何嘗待之以爲能雖爲萬
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
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爲而爲自
然而然無爲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
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著迹矣
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爲
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三十輻章第十一

無用上題此章道之無一自一說
爲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爲用也故取三物爲輪○林子曰何以謂之無有
其車中之無有以爲用也而其中之無有者以與木相斲車之時一皆無有也而輿而室亦復
如是余於是而知我未生之時一太無也而我既生之後而其中亦太無也○集解章內雖
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即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
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德清曰此言世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
性理大全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無是車以坐處
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埴埴是一例語其堂意之無
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之不管子力衆骨所合者不知名何緣
管子中空又可受金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象出以應無窮亦
此意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
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無是車以坐處
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輻
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埴埴是一例語其堂意之無
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
傘柄之不管子力衆骨所合者不知名何緣管子
中空又可受金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
莊子所謂樞始得其象出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為車為室為器皆

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

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

此

目盲謂能惑視也耳聾謂能惑聽也口爽失正

五色 鳩摩羅什曰不知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響旨何異為腹猶易其其背之意不為目猶陰符機在自之意李約云目無厭聖人不為腹知足聖人為之目視外故曰彼腹實內故云此蘇注為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疑于內者也○無垢子曰五色者青黃赤白黑也因目視五色則心亂神移不見無相之相無色之色猶如盲人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因耳聞五音則傷精損命失所無聲之聲由聾人五味者鹹酸甘苦辛也因舌食五味則心欲性喪不知無味之味使人口忘言心忘道也因奔馳於事物境上則氣散神移形勞心亂失却清虛妙道使人顛狂心無主宰因貪求財貨傷損神妨礙德性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聖人為腹不為目蓋腹雖知有飽與饑已尔若五色之可以悅目而腹不知也五音之足以悅耳而腹不知也五味之足以悅口而腹不知也謂驅騁田獵難得之貨而腹亦不知也今先以意腹不為目者言之所以例觀其餘矣百穀地陳五味相濟而易牙之所調無不饜足於人之口者以其先得衆口之所嗜者然也設或以百穀之所並陳者無論動物海錯蔬食菜羹葱薤油醬之屬雜而採之口得而食之乎故曰口之於味者性也氣質之性也若腹則惟知有饑飽已尔而其味之美惡也惡得而知之 德清曰此言物欲之害教人離欲之行也

○註釋絕 莊子子博喻篇曰青萍蒙曹刻蠶之精絕也

寵辱 真曰貴太患若身當云貴身若太患例而言之古語類如此○蘇子曰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為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為患本也是

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為車為室為器皆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為車為室為器皆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目盲謂能惑視也耳聾謂能惑聽也口爽失正
此
谷神之腹三道也
谷神宿也
六根之兼又曰六欲本
六根之

可以類推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老子經卷上

二十一

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
患不至且寵辱非兩物也
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
為上而以辱為下若知辱
生於寵則寵固為下矣故
得之若驚寵亦驚也失之
若驚辱亦驚也○呂注昔
者舜以匹夫而友天子則
可謂寵矣而若固有之則
何辱之有魏魏乎有天下
可謂貴矣而不與有焉則
何大患之有故貴以身為
天下若可寄天下之寵而招
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寄
天下者也愛以身為天下
若可託天下之貴而羅患則
危其身矣非可以託天下
者也若夫寵而小有其寵
貴而不有其貴如舜者乃真
可以寄託天下者也○筆乘
譬而言言不輕以身為天下
者天下反可寄則知不有其
身而其身友可保也莊子曰
越人三世移其君王了搜患
之升穴越人董之以文乘以
王與王子搜援登車仰天而
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
王了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
之患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為君也○七子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
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
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若而也寵辱不足驚而人驚之身為大患而人
貴之先提起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
寵辱一也本不足言而人以辱為下自萌好惡
之心故得之失之皆能驚動其心此即患得患
失之意身者我之累也無身則無累矣而人反

搜患為君而越人愈道欲得之則不有其身而身可寄也復是也○無垢子曰爵祿
之大患世人貴重如身命●德清云此言名利之大害教人墮道忘身以法累也○品粹曰寵
辱俱自外至本為最下而人反以得失驚其心是貪於物而不知愛身也
○註提起 碧巖第三却自提起云即今日前斗極時 好惡 莊子至樂曰異其好惡
眼得 論語陽貨篇其未
得之也患得及既得之患
失之 密註 論語泰伯
篇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
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難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
君子人也

視之 品粹清園云無色
目夷言無采色不可得視
而見之此無聲目希言無
音也不可得聽而聞之也
無形可微言一無形體不
可搏持而得之○李約註
夷平也漠漠然無異見也

以為貴是不知其真身之身也知其真身之所
貴知其真身之可愛雖得天下不足以易之人
能如此則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矣寄託二字
便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意乃
古文之外處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
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誥故混而為

谷神玄覽

谷神居玄覽

無也少也或終身不得
或亦得之微細也妙也仿
佛似有追之又失此三者
不可致詰不可致詰則
尚不立何況于三凡物皆
止則下暗道無上故不微
無下故不昧繩繩長遠不
絕也及實其實復歸于無
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
無物恍有也惚無也謂有
不可謂無不可故以恍惚
名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
不見其後無去時也且
有之謂之曰道今欲執之
未得其方惟虛其心道將
自至然後執之以御群有
無不理矣○蘇注狀其著
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
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
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息齋注惚恍者出入變化
不可不察之謂也○正韻惚恍微也○宋程文顯所著易老通言其畧曰夫老子之可
重者此也事辨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故師也○子而得者為漢文帝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

以涵養天下其非小事專之謂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為為治本而不知無為者如何
其無為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管可以坐冷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
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二十九史曰小微者在天上不微微光明不昧者在天
下不昧昧聞其繩繩者動行無旁極也不可名者小可以声色形容之○德清曰此言大道體
虛超乎声色名相思議之
表聖人執此以御世也
○註解者猶一豎按李約
無垢子滿園皆分別希夷
微之三字
拘泥 柳文卷六曰抱則
泥乎物誕則離乎真
俯仰 蘭亭記云俯仰之
間以為陳迹

老子經卷上
三十四

其上不微其下不昧繩繩今不可名復
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
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不可見之意
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不可見不可聞不
可得耳搏執也三者希夷微也三者之名不可
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一者言皆道也此

兩句是老子自解上三句老子自曰不可致詰
而解者猶以希夷微分別之看其語脉不破故
有此抱泥耳不微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俯
仰也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
上下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
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為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所
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惚恍耳迎之而不見
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

老子經卷上
三十四

綱紀 詩大雅假樂曰之
綱之紀燕及朋友云章氏
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爲教
紀爲目○書伊訓云先生
肇修人紀

古之 異象猶皆獸名豫
象屬境右謂天爲猶象能
前知其行遲疑大先入行
尋又回轉故遲而不果謂
之猶豫儼於莊兌渙散也
木未斷曰樸曠空也冬涉
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惟自
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水
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
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
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謂強爲之容也○老子解曰得道之士微妙玄通而變化無窮
其至深者不可測識且強爲之形容而平夫戒而後動曰豫豫兮若冬涉川何其逡巡而不得
已也疑而不行曰猶猶兮若畏四鄰何其若小國之畏大國而不敢動也若客之將至而儼然
望之若水之將釋而渙然以解若樸之敦而自不離若谷之曠而自無有若濁之渾濁而

自見惡於人其形容有如此者○呂註豫若冬涉川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猶若畏四鄰
閉邪存其誠非物將之則其心不出也儼若客不爲王也渙若水將釋方終之以心疑形釋骨
肉但融也敦兮其若樸復其初也曠兮其若谷應而不藏也渾兮其若濁無是非彼我之辨也
人皆昭昭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者乎徐清則無所不照矣人皆取先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者乎徐生則無所不出矣
○林子曰安猶安汝止之
安生猶虛室生白之生又
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故
保此道者亦不欲盈大抵
人情厭厭而喜新而其所
以厭厭而喜新者欲盈之
心爲之也夫惟其不欲盈
也故能敝不新成而曰敝
不新成者敝矣而不知其
敝也新矣而不知其新也
而聖人之無欲無爲也則
亦何敝何新何壞何成○
筆乘老子文法多叶韵蓋
清生盈成一韵耳若言徐
動徐應則不可矣○德清
曰此言聖人體道深玄故
形神俱妙人能靜定虛心

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
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矣紀綱紀也道
紀猶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
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
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水將釋敦兮其若
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

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
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
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知不識
故其容之見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爲之容
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冬
涉川難涉之意也豫容與之與也遲回之意也
猶夷猶也若人之畏四隣而不敢有爲也客者

即故有常有也。○品粹曰：不言虛而每曰不盈者，乃

能散不新成。希逸。呂吉甫

能散不新成。子由。王允諱

能散不新成。王純甫

能散不新成。邵弁。二十九史

注。○註不知。詩大雅皇矣

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容與。楚辭九章船容與

而不進。注容與徐動見相

如賦翱翔容與。注閑適見

遲回。後漢書恭王傳光

武不忍遲回。又作徘徊不

進見。庚猶。楚辭九歌湘君云君不行兮夷猶。注夷猶猶豫也。酌會不行見。渾然。集昌

黎文序秦漢已前其氣渾然

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之

徐徐。孟子盡心上子謂之嬉徐徐云云。優游。後漢書馬

援傳曰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毛詩曰優哉游哉鄭玄曰優游自安止也。天成。孟

子萬章上孔子之謂集大成

致虛。開元疏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致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芸芸作之狀也。常

即常道之常以其為萬象主故曰王以其為象父父故曰父。○集解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有

生之後遷於物而背其本其不虛不靜亦其矣。故為道者必損有以之虛損物以之靜損之又

損以至於虛靜之極則私

欲盡而性可復矣。○司馬

子微曰心不受外名曰虛

而虛道自來。○老子德

不自由之意儼凝定也。渙舒散也。若冰之將釋

似散而未散也。敦厚也。樸渾然之意也。曠遠也

谷虛也。渾兮其若濁。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

也。於濁之中而持之以靜。則徐而自清。安不動

也。安之而又徐徐而動。故曰徐生。孰能者言孰

能若此乎。徐優游之意也。此兩句只是不清不

濁不動不靜。濁中有清動中有靜耳。不欲盈者

虛也。敝故也。保此道者其中常虛則但見故而

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處敝而不新則千

載如一且矣。能如此而後為道之大成。是以能

敝不新是一句。成是一句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

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

沒

沒

沒

沒

沒

沒

沒

沒

也又能知夫云云而生者仍復歸根而靜則凡物之自有一而無者可知也蓋靜者命之所以後而常道之所自出也知此者是為明道靜極而光生矣知此者則能有容萬物皆備於我矣由此而公而正而大皆容物者之所必至而明道者自然之驗也何足怪歟由此一而道自我出則天且不足言矣不亦久且安歟此虛靜之極致也○蘇王致虛不極則有未下也午靜不為則動未下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未與焉也又曰萬物皆作于性皆復于性譬如華葉之生于根而歸于根濤瀾之生于水而歸于水○德清云此承上章要人作靜定功夫此示功夫之方法也

○註國朝 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注致推極也知注推之以至極處 紛紛 列子力命篇曰紛紛若若隨所為注紛紛多也○二十九史世世云首葉盛兒 翻極 大極圖說云

大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身不殆

致虛致知之致也學道至於虛虛而至於極則其守靜也篤矣篤固也能虛能靜則於萬物之並作而觀其復焉作生也復歸根復命之時也此便是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芸芸猶紛紛也物之生也雖芸芸之多而其終也各歸其根既歸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之時此是本然之理於是始復故曰復命得至復命處乃

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而不易之道方謂之明此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意人惟不知此常久而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王乃天天乃道又常也人能得此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乎自天子以至庶人皆

妄想 圓覺經上曰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妄動 後漢書鄧禹傳曰禹令軍中無得妄動

天子 大學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因上 莫不知有之 三作
下知有之 今從 與功清本
與功清本作太上 不知有
之謂大道之世相忘于無
為民不知有其上也 ○諸
子品節注云 太上下知有
之謂家解曰 天下上也上
古之時天下但知有君而
已似為穿鑿下字疑作不
字太上不知有之忘言也
無毀無譽世道既衰則親
之舉之畏之以至侮之 ○
老子解曰 太上無為而不
疑其下 故下之於上但
知有之而已而亦不知
上之所為也其次則不然
夫為民上而使民親譽已
可鄙矣况於畏且侮乎此
無他皆信之不足也 ○陸希聲注 太古有德之君無為無迹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巳謂帝力何
有 我哉德既下衰仁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
刑法為政故下畏之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譎為事故家庶侮之於乎心之有乎謂之誠
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信言則不復而猶貴重矣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

仁義不行形法斯作而猶尊尚未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古御今新雕為模功誠
而不執事遂而無為有法無法因時為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
心皆不生于世矣 ○吳注 貴寶重也然如此也寶重其言不肯輕易出口 ○德清曰 此言上古
無知無識故不言而信其次有知有識故欺偽日生老子因見世道日衰想彼太古之治也
○注商人 檀弓下云有
虞氏末施信於民而民信
之夏后氏末施敬於民而
民敬之殷人作誓言而民始
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注
大禹征苗已掌誓師誓非
始於殷也 庚公諸侯於塗
山會亦不始於周也此言
誓之而畔會之而疑則始
於殷周耳 細注畔其言未
足為甚疑者眾於是為甚
焉 猶夷猶也 拔是四
字恐行文因前有此註解
故傳寫誤之 然
證道歌 語勢動靜體安然
帝力 亂政綱目前篇堯
紀云 五十載帝遊康衢有
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

然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今其貴
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太上言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時天下
之人但知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中及
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後也始

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此言世
道愈降愈下矣上德既衰誠信之道有所不足
故天下之人始有不信之心此商人作誓民始
叛周人作會民始疑之意民既不信矣而為治
者猶安然以言語為貴故有號令教詔之事豈
不愈重民之疑乎猶夷猶也猶兮乃安然之意
太上之時功既成矣事既遂矣天下之人陰受
其賜而不自知皆曰我自然如此所謂帝力於

老子經卷上
二十八

日月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大道 翼不親王輔嗣云

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子慈孫也一說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蘇注大道之隆也仁義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定萬物也而以智惠加之于是民始以偽報之矣是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信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替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紮紉也涸澤之魚相吻以沫相濡以漉小如相忘于江湖○王介甫曰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偽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知也忠者忠下已之君謂之忠忠于他人謂之叛○呂注偽者德之反也○德清曰此承上章言世道愈流愈下以釋其次親之譽言之之意也○堅按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因是觀之孔老之書其意同其理同何有異肯哉

○註詳偽

六韜上賢曰取誠信去詐偽

絕聖 蘇注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于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言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親者也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惡利于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為之也故絕仁棄義則民復孝慈功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

我何如是也既謂貴言之非而以此一句結之是傷今而思古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

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矣

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後天下之詐偽生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

亂之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三句皆是譬喻以發明上一句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

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知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

老子經卷上

三十九

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
則不行故絕巧棄利盜賊
無有○筆乘屬如莊子屬
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
也素未受采樸未斲器此
所謂性之初也實也夫遊
于性之初故雖有身而實
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雖
有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
者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
聖智仁義之精也焉用之
之蓋老子絕之于彼正欲
其屬之于此學者不察其
意而但知其絕而弃之根
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
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集解曰素者外見其質不
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真
不以散也小私者省其自營去德美也寡欲者節其嗜欲及恬淡也○德清曰此承前章而言
智不可用亦不足以待天下也
○註周禮·周禮十二云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
過惡而戒之注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象而勸戒之者欲其善歸謂合聚一州之民也

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
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功利作而後盜
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
民不為盜也聖知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
於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
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
欲而天下自無事矣今使也屬猶用禮屬民讀
法之屬也此意蓋謂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

絕學○翼唯上声阿鳥何
及皆應声唯恭而阿慢也
荒廣遠也怕古消字靜也
兆如龜兆之坊動之微也
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而
識生矣有歸必稅駕而不
乘乘今兮無所歸無住者
也馬巨齊曰性無餘欠有
餘皆分外也享太牢登春
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曰乘
人皆有餘遺失也池如渾
池之池無知也一作純小
明為昭察苛細也問莫春
及頤小兒痛痒也古謂都
為養郊為鄙食音嗣食母
乳母也見禮記內則篇○
懸注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

還淳反朴如上古之時也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
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
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大牢如春登臺我獨
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
所歸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
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

老子經上卷上

二二一

無知句

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巳而無以之則以圓書方以直書曲其中紛然小勝其愛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於學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以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學者窮乎所聞而無以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便不可同日言矣而况夫善惡之相反乎○老子德天非日無以煜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者心之自日也聖人乃曰絕學無憂豈誠然哉然無所用其心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母者何也德者萬物之母而道又德之母則聖人所謂母兼道德而言也食者味之以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為而無不為而其樂不可量矣又奚暇為彼俗學以自取愛也哉聖人所以異于

而學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其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林子曰荒者尚書所謂色荒禽荒之義也央已也食母一本作食於母○二十九史曰食非異正如賊殺三羊之說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由然學者宜須于善惡不可名處者取始得若直以為善與惡同耳則是任不下至于惡而不之顧豈理也哉○息齋曰學不至于無所得學以無學為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而可得皆名教也故聖人以無得為得道以無學為真學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至于無學則天下之學無窮得其一而遺其二得于此而失于彼則必以得為喜失為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源未始不同若不識其本而齊其末則未必至于大異○古人曰此章多用象人我獨字履東漢父辭本

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颯兮似無所止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
貴求食於母鵬鳥賦澹兮若深淵之說也半若不擊之舟

為道曰損為學曰益此等字義不可與儒書同
論學則離道矣絕學而歸之無則無憂矣唯阿
皆諾也人之學者以善為勝惡是猶曰唯勝阿
也不若併善之名無之此即天下皆知美之為
美斯惡矣之意雖然古之知道者雖以善惡皆

不可為而何嘗無所畏凡人之所畏者我未嘗
不畏之若皆以為不足畏則其為荒亂何所窮
極荒亂也未央無窮極也禪家曰豁達空撥因
果便是人之所畏而不畏也莽莽蕩蕩招殃禍
便是荒兮其未央哉眾人之樂於世味也如享
太牢如春登臺而我獨守守淡泊百念不形如
嬰兒未孩之時乘乘然無所歸止兆形也萌也
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方生也孩稍長也

於此

○註荒亂 柳文三十卷

曰荒亂耗竭 窮極 後

漢書楊震傳曰彫修維屬

窮極巧伎 豁達空 傳

灯錄卷世永嘉真覺大師

證道歌云君不見絕學無

爲閑道人又曰萬象森羅

影現中一顆圓光非此外

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

相殃禍 注豁達空者乃西

天外道所修斷滅空也撥

因果者一向著空撥無因

果也又曰既落斷滅之見

所招殃禍不可言說辟若

大海莽莽蕩蕩無有邊表

故云莽莽蕩蕩招殃過也

大牟 古文真寶聖王得

賢臣頌曰美熟舍稷者不克

與論太牟之滋味注太牟牛也

韓文十六曰胸中雖有

知識家無錢財 贏餘 小學

嘉言曰存贏餘以備不虞注

贏餘 贏亦餘也

渾沌 渾沌不開通之良又在

于莊子應帝王篇 感然 說文

留高風也又長風自 十宿 後漢書張禹傳云車駕連日十宿

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乘乘若動不動之意無所
歸不著迹也此我之所以異於衆人也衆人皆
有求贏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我豈愚而如
此沌沌然乎沌沌渾沌無知之貌此意蓋謂我
之爲道以不足爲樂而無有餘之心非我愚而
汝智也昏昏悶悶即沌沌是也俗人昭昭察察
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其心淡
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飄然而無所止宿此即

恍恍作恍恍上惚下有兮字
恍恍上字彙恍同惚

王能甫註言此盛德者只從道

少云

筆末申始也

竟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能爲乃象主不逐四時凋

孔德 翼孔大也竊鳥乎

及恍惚竊真皆不可見之

意鄙鋪云恍惚便是物非

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

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

惚恍是也竊真便是精非

竊真之中更別有精張平

乘乘若無歸之意也有以有爲也衆人皆有爲
而我其於不求故若頑若鄙我豈真頑鄙哉我
之所以異於人者味於道而已有名萬物之母
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言以求味於道
爲貴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竊兮

老子經卷上

三十二

叔曰窈冥莫測是真情是也王輔嗣曰信驗也閱自門出者一而散之言道如門万物皆自此性也漢書此如樽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入而為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同此義甫美也又始也○蘇註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于物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乎恍惚者也○呂註窈冥者神之又神者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曰窈冥兮其中有精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真而不雜信而不惑常而不變未有加于此而天下之始吾于是乎闕之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信恍惚窈冥皆幽深微渺不可為象之意物即象也真即精也信即真也文叶韻與詩經相似逐句而為之說則鑿矣閱歷也象甫天地万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象甫與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

其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谷神之本以于知孔盛也知道之士唯道是從而其見於外也自有盛德之容德之為言得也得之於已曰德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為道之容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與此句差異但讀莊老者當以莊老字義觀之若欲合之孔孟則字多

今其者不... 道歟恍惚窈冥無可變壞故象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閱過然也蘇子瞻曰遊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與此意合○堅按象甫字義有兩說一由希逸林子德清皆言甫美也萬物之美也吉甫息齋窮侯無垢子皆言甫如也解有之始也天地萬物之始也又按諸子品節注閱歷也甫與象同男子之美稱象父者古今歷代之聖賢也自古及今道之屬於象父久矣吾何以知象甫之得道哉以斯道之屬於象甫耳○德清曰此章言道乃無形者之形容也

窈冥矣唯恍唯惚言道之不可見也雖不可見而又非無物故曰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此即真空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真實有物不可以為虛言也信實也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象甫衆美也閱歷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以道也言象甫之所自出吾何以知其然蓋以此道而已此等結語亦

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

是以爲天下法式表儀

大禹謨孔氏注云

自賢曰我自功曰伐

自功曰伐自功曰伐

日伐

五日朱子曰果無欠闕事

君直簡忠事父真箇孝

○希言 翼飄風疾風也

驟雨暴雨也自且及驟爲

終朝自早及莫爲終日風

雨震蕩飄忽必不能久岐

伯所謂九則言承及制也

○蘇注言出于自然則簡

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

則傾而難信矣故曰道之

出於自然其無味視之不

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

可既此所謂希言矣○日註

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

然而老氏以自然爲宗有以

異乎余曰無以異也夫所謂

自然者有所自而自有所然

也也有所自而自有所然則

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

物之下是自然之所謂也老

明自然與獨下無名天地之始

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則其

然也無然則其自也無自則

天地之與我無所欠闕我但當全而歸之耳又

它何所事也誠者實也言實當如此也曲枉窪

弊四句皆是設喻以發明下面之意而已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

爲此者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

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

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天地之間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少

也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

而已飄風驟雨雖天地爲之而亦不終朝不終

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從事於道者言

學道者也道行也德得也可行則行我亦無違

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違

焉

老子經卷上

三十五

德者德亦樂得之

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天地之間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少

也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

而已飄風驟雨雖天地爲之而亦不終朝不終

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從事於道者言

學道者也道行也德得也可行則行我亦無違

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違

焉

隨順 匪覺經下曰種種隨順而取至靜○韓文十六日隨順之不以累千其初
信得及 碧巖第二二日若見得徹信得及千八萬人自然羅羅不往

跛者 龔鼓與企同薛云舉蹠曰跛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及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及害其行贅疣贅也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食餘人必惡之形贅人必醜之左氏人將不食吾餘莊子附疣贅贅出乎形而後下性走也惡去声處上声○息齊語石無定而立風無定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跛越千行曰跨立而跛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林子曰跛者舉蹠而望脚跟不着地也跨行行之贅也○河上丈人曰貪稱慕榮進取功名如人跛立則不可久長又曰自以爲實誇誇於人如跛物而行不可久進也○莊子曰此章誠人自高自能也愛高慕能者道之人不居自高之人如拳雖而

立尖脚而望蹠不可久長自能之人如跛物而進不可久行自見已能是蔽其光而不得顯彰自取其功則失功於人則無功也好自高者不能長久自見自是自代自矜之人在汜園汜家之道如殘食供人癩癩之疾皆不愛也此等之人當難在位自高遠賢故無有不畏惡也有道之人不居自高自能之所○德清曰此承前章言好道者不能持久猶如跛跨之人不能立行其言用智之過也
○註易曰盈 易乾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程傳云盈則變有悔也
長物 小學第六曰文中子之服儉以繁無長物焉注無長物謂稱用而已無多餘者也○後村詩老子平生無長物
駢拇 莊子卷三曰駢拇枝指出乎性乎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注拇足大指也指手指也駢合也枝旁生也駢拇枝指病也本出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爲後矣後刺也翼云駢拇足大指

焉同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可行我亦樂得之可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皆樂之此所以爲知道之士然此事須信得及方可若信處纔有未定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跛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

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足不著地曰跛跛而立則不能久跨者兩股不相著也跨則不可以行此兩句是譬喻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不化者不明自蔽也不彰名不顯也不長不可久也易曰盈不可久也亦是此意餘食贅行皆長物也有道者無迹有迹則爲長物矣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指之意也食之餘棄形之贅疣人必惡之此有

老子經卷上 三十一

連第二指也枝指手有六

有物 真混渾通先悉薦
反強上声介甫曰寂止也
寒遠也羅什曰妙理常存
故曰有物萬道不能分故
曰混成鐘全曰廓然無礙
曰獨立古今常言曰不改
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
通曰不殆○蘇註夫道非
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
來非善非惡混然成其
于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
○李約註道大天大地大
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
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
自然而理天下也天下得
之而安改謂之德凡言人
屬者耳其義云法地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如道之無私生而已如
君若臣臣父子之制也後之學者謬妄相傳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則域
中有五大非四大矣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天地無心而亦可轉相法乎又况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理是道為天地之父自然之子支屬未裂義理陳遠矣○講義太易者

淪天地由之而化至人
有時而毀世劫有時而
者又曰道生天地而天地生萬物則道乃天地萬物之
老子億自其周流無滯也
有逝之象焉自其充周不
窮也有遠之象焉近取諸
身而退藏於密復歸其根
也又有反之義焉道不可
道而名非常名也如此
德清曰此承前言世俗之
士各以已見已見為得
不知大道之妙非見聞可
及故此特示大道以曉之
也
○証行建 易乾象曰天
行建君子以自強不息
道遂 後漢書平叔傳曰
道遂奔北

道者所以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
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
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
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

淪天地由之而化至人
有時而毀世劫有時而
者又曰道生天地而天地生萬物則道乃天地萬物之
老子億自其周流無滯也
有逝之象焉自其充周不
窮也有遠之象焉近取諸
身而退藏於密復歸其根
也又有反之義焉道不可
道而名非常名也如此
德清曰此承前言世俗之
士各以已見已見為得
不知大道之妙非見聞可
及故此特示大道以曉之
也
○証行建 易乾象曰天
行建君子以自強不息
道遂 後漢書平叔傳曰
道遂奔北

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其生在天地之
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
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
不息也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
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
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
名之曰大大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
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

孫子曰卒未親附
而亂則不服

鼓舞 易繫辭鼓之舞之
以盡神云堅按鼓舞之文
謂作文之妙處

反求 中庸曰子曰射者
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
諸其身

發揮 易卦文言六爻
發揮意通情也○本義發
通雅言曲盡○正義發謂發越也揮謂揮散也言言六爻發越揮散通萬物之情也○說卦傳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孟蘭盆經疏記註發謂為之發越揮謂使其流布

重為 翼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王也韓非云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
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離去聲輪莊持及古者
凡言行乘乘車師行乘車皆有輪車在後輪車衣車前後有轂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
其累重故稱輕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處上言燕處猶燕居超然
高出而無繫著也奈如也
乘去聲失根一作失本
○蘇注君輕則臣知其不
足願臣躁則君知其志干
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
君○宏甫注有輪重則雖
終日行而不為輕何也以
重為之根也常燕處則雖
榮觀而不為躁何也以靜
為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
躁則失靜君○老子億天
下之至重者莫如地而萬
物皆出於地是重為輕根
也天下之至靜者莫如地
而群動皆附於地是靜為
躁君也王者法地居重以
靜主靜以勝躁則自然

老子經卷上

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
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
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或以反為
反求諸身則非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蓋言
人居天地之間但知有王之為大而不知王之
上其大者又有三焉然而人則法地地則法天
天則法道道又法於自然是自然又大於道與
天地也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

可謂奇論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
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
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有重則有輕有靜則有躁根者言輕負重而生
也君者言躁以靜為主也有道之人終日行而
不著於輜重之間言無重則無輕也無靜則無

之道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水火風雷凡天下躁動之
物未有不取欲取藏於地
者○河上公曰人君不重
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
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
故長存人君不靜則失威
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
能變化虎躁故多天腐○
德清曰此誠君入者當知
輕重動靜欲其保身重神
之意也○品粹曰榮觀謂
宮闈燕處后妃所居也超
然遠避而不處也○林子
曰榮觀猶言壯觀奇觀
○註離麗 易離卦彖曰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
草木麗乎土

安行廣居 中書云或安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
居廣居仁也 臣服 朱子註類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

善行 真瓊玉珠也讀直事及真也善策計數者所用之等以行為之健其德以拒門水也橫
目關豎曰捷繩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相傳襲也一作掩襲之襲言密用也傳突云是以聖人
常善救人二十字獨見河上本古本無之○蘇注乘理而行故無迹應時然後能言故言滿天
正無口過萬物之數畢陳于前不計而知安用善策全德之入其萬物如母之子子雖縱
之而不失故無關而能閉
無繩而能約彼方挾策以
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
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
二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
我不弄入而人安得不礙
我乎夫救入于危難之中
非救之夫者也方其流轉
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
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
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謂
善救入矣聖人無心于教
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于
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
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
我故也聖人之妙雖智者
有所不喻故曰要妙○息
齋行未有無迹言未有無

躁也離麗也其肖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
曰榮觀雖有此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在於
輕重靜躁之外燕安也處居也猶吾清所謂安
行廣居也為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為重則不
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
不足以臣服天下也失君者言自失所至也以
身輕天下者言以天下為重以身為輕也不輕
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知自然則無

靜無重矣而况有輕躁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
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
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
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老子經卷上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
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
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
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謂未有非善善閉未有
非關鍵結未有非繩約唯
得道者行不以足故無轍
迹言不以口故無瑕謫計
不以心故無罣礙閉不以
關鍵故不可開結不以繩
約故不可解○老子解曰
自謂有法可以救人其乘
入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
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物者
善結無策善計無謫善言
無迹善行皆可矣○老子
億人之簡擇凡以為明而
已不知用明太過則乘入
已多而人之乘我也亦不
少矣聖人非無此明也掩
藏而不用耳○德清曰此
言聖人善入塵幾過化存
神之妙也

○註混然 劉子妄取篇曰天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混雜也 滑稽 莊子齊物論曰是
故滑稽之輝聖人之所貴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滑稽言不分小曉也滑稽而
可擬似明而不相也輝明也聖人之心其所生者未嘗有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聖按

師者人之模範也○柳之卷三十七曰足下作和滕王師範 善人不善人 聖按論語曰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與此句意相似孔子致可以觀焉
兼人 劉子適才篇曰君子善能拔士故無兼人良正善能運化故無兼材

兼物 入開仲見詩春到本
開無兼物人心安得似東
風木落之下

知其 莫守保守也豁谷
眾也所注天下極言之也
政法也誠獎也足全也長
上言制裁斷也割分裂也
注雄動而雌靜雄剛

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皆譬喻也其意
但謂以自然為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著迹矣
聖人雖異於眾人而混然與之而處未嘗有自
異之心所以不見其迹也聖人之道可以救入
可以救物其於人物也亦甚異矣而未嘗有棄
入棄物之心和光同塵而與之為一故曰襲明
襲者藏也襲明即莊子所謂滑稽之耀也善人
可以師範一世雖異於不善之人而天下若無

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為善是不善人乃為
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此兩句
又發明上面無兼人無棄物之意若有兼人棄
物之心則是有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
自以為智而不知乃迷之大者知此道者可謂
要妙之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
豁為天下豁常德

老子經卷上 物三加子金不勝 四十一

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
雄守其雌則雉靜致柔相
而不相者也故為天下
穀之為物受于谷而輸于
汗海受而不拒輸而不積
物之能通而無近者也能
通則常德不離矣又曰白
于色為受采于物為明于
行為金于數為四黑于色
為不受采于物為晦于行
為不于數為一知其自守
其黑不受萬物之滌若晦
若水終之于抱一抱一則
能曲能枉能窪能散故可
以為天下或○老子借此
章又文叶韻及覆吟咏亦
與詩賦相類○林子曰雄
剛強也雌柔弱也自明顯
也黑昏昧也榮尊高也辱卑下也
也里皆皆也榮尊高也辱卑下也
純全也嬰兒無極樸乃大固有
之道故皆以復歸焉之○則子
曰知而忘情能不為具知真能
也嬰兒也積樸也雖無為而
非樸也○按淮南子曰狂者無
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無為
也與

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自守其黑為天下
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式復於無極知其榮
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
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故大制不割
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白守黑不分別也知榮
守辱無欣艷也知守有能為而不為之意
谷在下水所歸也言如此則天下歸之式天下以

○註觀雌 歎豎者歎羨之義也詩大雅皇矣云無然歎羨
以狗物也 中庸序曰從事於
開斷 中庸序曰從事於
斯無心開斷

為式也常德即首章所謂常道也不離無間斷
也不忒無差失也乃足備全之也嬰兒無知也
無極無物也樸太樸也天地之始也太樸既散
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
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
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職亦
聽命於我是為天地之間官於物者之長也莊
子曰官天地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

形而上 易繫辭曰是故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云張子曰形而
上者無形體故謂之道
形而下者是有形體故謂
之器無形迹者即道也如
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
即器也見故事實是也
官天地 莊子德充符云
官天地府萬物○曰義云
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

老子經卷上 四十一

其職則去
其職則去

將欲 翼取如左氏取吾
田疇而任之史記取高帝
約東紛更之之取為治之
也可馬温公曰為之則傷
自然執之則乖通變喻音
許一音虛羸力為天載始
也又任載也隨許規反去
上声陸農師云去甚慈也
去奢也去泰不取為天
下先也○呂注神無思也
無為也而為之則御之非
其道矣故不可為也為者
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
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堯非有人非見有千人
者真知所以取天下者非為而執之者也○老子解曰天下神器也安有神器而可以人力
為之乎故欲取天下而為之者皆癡也吾見其不得矣○集解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
响而温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履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

皆是也漢書黃霸傳凡治
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本
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
者去之小而無害不必改
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
然不可強為事有適當不
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蘇注聖人之有天下非
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也
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
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
害耳若欲取而為之則不
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為也
雖有百人之聚不猶其自
然而安為之必有齟齬不
服者而况天下乎
○註天力 中庸三十一
章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大制。大制則道器不相離。

矣。此亦無為而為自然而然之意。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物或行或隨，或強或羸，或載或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

而不得辭而後可以有天下。若萌取天下之心而強為善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此三句是辭喻也。其意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也。為者則必敗，執者則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故有道者之於物行，若聽其自行，隨者聽其自隨，噓者聽其自噓，吹者聽其自吹，強者聽其自強，羸者聽其自羸，成者聽其自成，隨者聽其自隨，是皆自然而然而已。行隨猶先後也，載成也甚。

云嘘吹 說文曰嘘吹也 一日出氣急曰吹後曰

過當 前漢書程鄭傳云 然其義得過常輸於熾蓋

以道 莫好去也 遂旋通於日 師眾也 處上苦善 即有道都也 不得也 為之難也 莊子曰 不得也 而後動矣 下宅而寓於不得也 又託不得也 以養中 皆與老子語合 果而勿矜 以五而字 當讀如於字 人友果於彼 我獨果于此 也 矜 自恃也 伐 夸大也 驕 恣肆也 已止也 早已言不欠也 〇蘇在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 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 雖或能勝其禍必遠報之楚

靈齊 治泰始皇 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 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 未有得免者也 兵之所在 民事廢故 田不修 用兵之後 殺氣勝 故年穀傷 兵皆然而况以兵強天下者 邪果大也 德所不能 緩收所不能 服不得也 而後以兵決之耳 〇呂庄以道服天下 則天下莫敢不服 而以兵強天下 亦將阻是而抗我矣 出乎尔者 及乎尔者也 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 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 凶年師之毒天下 如此故 善用兵者 果而已 果者 克敵者也 敵而克之 造攻自鳴 條朕哉 自毫克敵之謂也 此出于不得已 非所恃以取強也 果而勿矜 其能果而勿伐 其功果而勿驕 其勢其果 帝出乎不得已 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 〇老子解曰 天道好還 而以兵強 佐人主者 不知道者 也 夫知其不可以取強而遂已 非果斷不能也 而惟善者 能果故 歷言當果數事 其旨深矣 物壯則老 此天道也 惟知強壯之可待 不知老敗之將至 是謂不道 不道之事 不可以不耳

奢泰三者皆過當之名 亦前章餘食贅行之意

聖人去之者 無心無累 無為無求也 此章結得

其次又奇 甚奢泰三字 只是一意 但如此下語

非唯是其鼓舞之筆 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 其

言玄妙 則曰玄之又玄 則曰大曰逝曰遠 皆是

一樣文法 讀者不悟其意 而不見他文字 奇處

又多牽強之說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強天下 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 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 矣不敢以取強焉 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 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 是謂非道 非道早已 佐人主而以強兵為心 則非知道者矣 何者 兵凶器也 我以害人 人亦將以害我 故曰其事好還 用師之地 農不得耕 則荆棘生矣 用兵之後

靈齊 治泰始皇 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 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 未有得免者也 兵之所在 民事廢故 田不修 用兵之後 殺氣勝 故年穀傷 兵皆然而况以兵強天下者 邪果大也 德所不能 緩收所不能 服不得也 而後以兵決之耳 〇呂庄以道服天下 則天下莫敢不服 而以兵強天下 亦將阻是而抗我矣 出乎尔者 及乎尔者也 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 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 凶年師之毒天下 如此故 善用兵者 果而已 果者 克敵者也 敵而克之 造攻自鳴 條朕哉 自毫克敵之謂也 此出于不得已 非所恃以取強也 果而勿矜 其能果而勿伐 其功果而勿驕 其勢其果 帝出乎不得已 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 〇老子解曰 天道好還 而以兵強 佐人主者 不知道者 也 夫知其不可以取強而遂已 非果斷不能也 而惟善者 能果故 歷言當果數事 其旨深矣 物壯則老 此天道也 惟知強壯之可待 不知老敗之將至 是謂不道 不道之事 不可以不耳

已去息齋注殺人勿殺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德清曰此承上言聖人不為也其故誠之不可以兵強天下也

○誣強兵 六韜上賢曰富國強兵 兵凶器 史記越世家范蠡曰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

好戰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求勝 孫子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果行 易蒙卦象曰山下出泉蒙君以果行育德傳曰觀其出而未幾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幾能行則以養育其明德

急急 柳文卷四十四曰急急如律令

大佳 翼佳請柱也温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惡處上聲下並同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恬潛安靜也美即佳也樂去者 紀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義疏渾元干經者詳其文義可見○息齋注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辯奇正其言詳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也老子曰恬淡為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辭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且起于一曰孰能一之且不能殺入者能一之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戰成者有已未有嗜殺入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老子德東方盛德在木主生者也西方盛德在金屬殺者也故言禮貴左所以見其好生也凶禮貴右所以見其

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菑此意但言好戰求勝非國之福七句只是譬喻若人之為善其果者在我而何嘗敢以此求勝於人故曰不敢以取強果易言果行育德是也其果者在我而不形諸外則無矜伐驕強之名而其應事也常有不得已之意此亦知雄守雌之論強者不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如萬物既壯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

也既知此為不道則當急急去之故曰早已已者已而勿為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入也夫樂殺入者不可得志於天

惡殺也用兵貴右則是以
後禮處之而其不得已之
心可見○德清曰此承上
章言不以兵強天下故此
甚言兵之不可尚也佳兵
乃用兵之最精功者謂之
佳兵凡善用兵者必其心
於殺人兵益佳而禍益深
故為不祥之器歷觀古今
善用兵者不但不得其死
而多無後此蓋殺機自絕
而造物或惡之者以其詐
變不正好殺不仁故有道
者不處不但有道者不處
而苟有仁心者亦不處也
○焦弱茲序老子明道之
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
為談兵而作豈其佳兵能
戰之言天有以成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強者莫逾於兵而猶然以柔
論也即無之而不當亦可知也○三略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
義若夫江河而旣燭火臨不測而掩微隨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怡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
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誠善者以軍以佳兵為不祥之器矣范蠡

以爲利器矣天道豈欲以是而害入哉不得已而使入用之也聖人亦以不得已而後進
宜其合於天道也○詩小雅裳裳者華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傳左陽
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疏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總不過言凶故舉左右以目之左陽
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百之太故爲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戎者有
所殺故爲陰也以能事於
多故皆重言以見象也○
昂節注云君子居則尚左
而兵事則尚右左陽右陰
吉事陽而凶事陰兵喪皆
凶故屬陰而居右也上將
軍爲用兵之主故居上將
軍之勢出入皆用喪禮

○註戰爭 彼漢書仲長
統傳曰無天下之分故戰
爭之者競起焉

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
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
之殺入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
之與物不爭身持之法也
此章全是以兵爲喻兼當時戰爭之習勝故以
此語戒之佳兵喜用兵者也以用兵爲佳此不
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而行不祥之事故曰不
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爲之且君

子之居每以左爲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人亦
以兵爲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
而後爲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爲尚恬淡無
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以爲喜不
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爲喜則是
以殺入爲樂豈能得志於天下乎子曰不嗜殺
入者能一之亦此意也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
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

求勝 孫子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道常 王輔嗣曰道無形不聚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無心故形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功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

亦知復于性是以乘萬變而不窮也江海之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實其所宗○林子曰乾坤合處吾身之真中也真中之中無名之樸也○德清曰此承上章不以兵強天下因言人王當守道無為則萬物實而四鄰服天地合而人民和自然利濟無寇也

老子經卷上

之冷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人以兵為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也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所悲哀之可也以勢而言下反居上故曰言居上勢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於求勝者皆為凶而不為吉也

一四七

川吳氏曰天在上而其氣
降下地在下而其氣騰上
是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
而為泰和同謂不乘異也
故草木萌生發動於其時
均至三畧下曰使入均
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危殆 中庸序曰或危殆
而不安

知人 書云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死而死曰壽○陸農師註列子之
不化莊子之不
死壽氏之不滅與死而不生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
靈其生死之未嘗異也夫唯生死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蜉蝣甲蠅蟪蛄之而已蓋蜉之
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地之蛻已應而其蟻未嘗我何則其實者雖死不滅也曰夫至人不焚

止于知入而不能自知
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
而又可以及入也力能及
入而不能及我能克已復
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
之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
則未嘗不當矣雖有天下
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
是終身不能富也不與物
爭而自強不意物莫能奪
其志也物變無窮而心未
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
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
古之至人能生不死者
也○德清曰此因上言侯
王當守此道無為故此教
以守之之要也○陳肩公
曰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生自養莫不均平誰實使之自然之道也若容
心而使則不得其均平矣道之始本無名焉萬
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為器
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
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循名而逐末矣循名
逐末則危殆之所由生也知止則不殆矣川谷
之水必歸之江河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
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雖死至今知之是得死而不亡之道

註用力 後漢書仲長統傳魚知者皆究角力者皆負 謂之克 堅按頗端之克已復禮之意也

志勝氣 志氣意義詳見于孟子公孫丑上篇

大道 蘇注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世有生物而不齊者必將各之以為已也世有避物而不齊者必將辭物而不生而不齊成而不齊者唯道而已大而有為天之心則小矣○呂注可以左而不可以右可以右而不可以左在物一曲者非大道也大道則無乎不在故汎兮其可左右也○息齋注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筆乘可名于小亦言不可名於大亦言不可名於天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天非小非天所以成其大○老子解曰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則常無欲則無謂之小可也然雖不為至而萬物自往歸讓之大可也不為主故不為天萬物歸故能成其大○德清曰此

道無名之類孰不蒙顯 曰含生之類孰不蒙顯 至幸 圓覺經下曰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為已至幸

○註蒙顯 昌黎集遺文

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而不亡者壽亦此意也此一句非言語所可解自證自悟可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道無名之類孰不蒙顯 曰含生之類孰不蒙顯 至幸 圓覺經下曰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為已至幸

汎兮其可左右無所係著也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為功衣被蒙賴也萬物皆蒙賴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之心湛然而無所欲可謂之自小矣故曰可名於小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為主道亦不自知豈不謂之太平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為大者故能成其大也此即守其雌為天下谿之意

第二十八章之詞

辨大 希世注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吉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往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唯恐其傷而孔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寒泰矣夫樂可以悅耳而可以適口則旅人為之留連為之歡愛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蘇注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致天下皆往矣有好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于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呂注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集解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便行者之留止為其有聲容之美靡滋味之甘香故也延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小如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區樂餌之樂不可同官而論矣○德清曰此明前章未盡之意也

註張樂 近思錄家道篇曰張樂以為樂 設饌 後漢書凡式傳註明設饌以儀之

辨欲 冀欲音吸飲也聚也張開大也深淵原作淵邪原作國今從韓非本○蘇注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于用智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功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功於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時故以柔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身守之 執大象天下往 往而不害安平泰 樂與餌過客之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今古不盡 虛空之象也 天下往者執道而往行之天下也以道而行則天下執得而害之天下無所害則安矣平矣泰矣三字亦只一意也樂鍾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待嘉客樂終

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是筵席必有散時也道之可味雖若甚淡視之雖不可見聽之雖不足聞言其不足悅耳目也而用之於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道之出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為言也 將欲喻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老子經卷上 四十九

勇自處天下之剛強也相
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
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
吾以不校生符其斃此所
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
為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
然而居其自然而○老子
意曰將欲云者將然之辭
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
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
事有吉凶存亡之理故物
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嘗
如此者也將然者雖未形
已然而逆觀其將然則雖若
幽隱而實至明白矣故曰
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
勝強正此理也雖然謂之
微明則微而明可明其微不可也何謂微而明謂此理以自養靜深敏退優游自得如魚之
脫于淵是也何謂明其微然此理以示人八君舉格尤借寇盜如以邦之利器示人非也莊子
法儀一篇蓋明此意利器兵也設喻之言蓋微明之理聖人用之則為大道效難竊之則為機
橫理闢之術其害有甚于兵力也故聖人喻之以利器云○性理大全程子曰予嘗論張理所

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
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意前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
之意喻斂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與必有
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惟不知自以為
善而不知此理雖晦而實明故曰微明微猶晦
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但能柔弱必可以勝剛
強此亦守雌守黑之意淵喻道也魚喻人也人

有也而老子之言非此與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意乃在乎養之權詐之術也又曰東節
掌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休用孟子自有孟子之休用將欲取
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休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休用也○按六韜守土曰無
借入利器借人利器則為人所言而不終其世

○註便宜 後漢書土潔
傳云潔復以便宜進軍

國 王篇故絢切耀尤也

道常 真道常言道之太
常也介甫云言道之三故
曰萬物將自寬言道之變
故曰萬物將自化作動也
鎮者歷定之使不動也羅
什曰心得下世資用不失

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國之利
器若以示人盜賊之招也道之為用在我若自
眩露而以求勝於物亦猶以國之利器而示人
也此亦前章善者愚而已不可以取強之意
道常無為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
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老子經卷上 每欲成者一五十一

萬物從化伏邪歸正之希
聲注道之所以為常者以
其跡無名故無為用有若
故無不為疾王能守此始
與母之術則萬物之理得
而天下正又曰此篇以無
為為跡無不為為用而統
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蓋其
賦用也○德清曰此教人
君乘流救弊之意○林子
曰真常之道本無為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矣何為之有惟其無為
也故能無所不為下文遂
言聖人無為而無不為之
道

○註相尋紛紛 皆見于

前
安安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注安安無所勉強

此章與道常無名章語勢皆同無為無不為自
然而然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不求化
萬物而萬物自化矣天地之間萬化欲作之時
吾但以無名之樸鎮之化萬物之變也萬變俱
作相尋不已而我但以自然處之彼自紛紛我
自安安故曰鎮下句化字不可粘上句化字說
無名之樸何也亦無欲而已無欲則靜靜則天
下自正矣不欲即無欲也不字又有勿字意用

大正年 月 日 贈

功處也

老子屬齊口義上

老子經卷上

五十五



成興

太平興國口録上



口録上
の
か
か



